

《華嚴經》四十卷本中的勇猛菩薩行 ——兼參八十卷本〈離世間品〉

張文玲

國立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

法鼓佛學學報第12期 頁85-143（民國102年），新北市：法鼓佛教學院

Dharma Drum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no. 12, pp. 85-143 (2013)

New Taipei City: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ISSN: 1996-8000

摘要

本文分析歸納「勇猛」一詞的意含爲：勇敢、強健、堅毅、剛決堅固、無所怯劣、有大勢力、不退、無畏、自在、精進。在比對數段由 Vaidya 所校現存尼泊爾之梵本 *Gaṇḍavyūhasūtra* 與漢譯《華嚴經》之結果後顯示：

一、《華嚴經》四十卷本中，長達六頁有關甘露火王之內外德之經文，可說是結合佛教轉輪聖王與漢文化仁王賢君之思想呈現，這段經文在梵本以及其他漢譯中皆找不到相對應之段落，是四十卷本所特有。這表示，般若翻譯《華嚴經》四十卷本時所依據之梵本，與流傳到二十世紀，Vaidya 校勘之 *Gaṇḍavyūhasūtra*，應爲不同之版本。

二、「精進」與「勇猛」常見並用爲「勇猛精進」之因，可能是爲了兼顧梵、漢文不同的語意與表達方式。梵文 *vīrya* 之原意爲：勇氣、強壯、英雄行爲（即「勇猛」之意），而漢譯佛典中之「精進」常表努力精勤修學善法。「勇猛精進」一詞才能完整表達以無比勇健的心行精勤修學諸菩薩行。

目次

一、前言——動機與議題

二、《華嚴經》四十卷本之譯本及其重要性

三、《華嚴經》中的「勇猛」意含

四、善財與所參訪善知識的勇猛心行

五、《華嚴經》四十卷本中勇猛特質與六波羅蜜多的關係

六、結論

關鍵詞

勇猛、精進、Gaṇḍavyūhasūtra、vīrya

* 收稿日期：2012/07/02，通過審核日期：2013/03/16。

一、前言

——動機與議題

筆者過去涉獵歐亞草原文化及古代印度文化時，發現印度史詩中存有類似草原民族頌揚勇赴沙場英雄的價值觀。從古代的民族遷徙，可看出印度北部、土庫曼尼、花刺子模地區以及阿契美尼德、安息和薩珊帝國都與來自中亞有著草原民族色彩的阿利安人有關，北印度文化與中亞、伊朗地區之文化，從歷史發展上看來，彼此是有著密切的關聯。基於具草原色彩的阿利安人南遷入印度的歷史背景¹，令人聯想到印度現存最長的一部史詩《摩訶婆羅多》與草原英雄史詩的關聯，例如《摩訶婆羅多》的“Nalopākhyānam”章節，以及《薄伽梵歌》中一些偈頌所歌詠的英雄行爲，²與希臘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記載：古代斯基泰人（Skythen）對勇戰沙場英雄的讚揚，有相似之價值觀。³

1 請參考：張文玲，《黃金草原——古代歐亞草原文化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7-8、222-223。

2 例如：《摩訶婆羅多》Nala王的故事中，眾神之王因陀羅（Indra）對仙人Nārada所說的一段偈頌，可顯示古代印度思想中對勇赴沙場英勇作戰的國王/戰士之敬重：

nāradasya vacaḥ śrutvā papraccha valavṛtrahā |
dharmajñāḥ pṛthivīpālās tyaktajīvitayodhinaḥ ||
śastrena nidhanam kale ye gacchanty aparānmukhāḥ |
ayam loko 'kṣayas teṣāṃ yathaiva mama kāmadhuk ||
kva nu te kṣatriyāḥ sūra na hi paśyāmi tān aham |
āgacchato mahīpālān dayitān atithīn mama ||

上述偈頌之詮釋，以及《薄伽梵歌》中幾個歌詠英雄行爲偈頌之例，請參考張文玲，《黃金草原——古代歐亞草原文化探微》，頁223-225。

3 例如：古代斯基泰社會（草原文化）中，認為英雄氣概與勇敢是最高尚的德行，而男人最高的天職，便是戰死沙場。根據希羅多德的記載，古代斯基泰人戰利品的數量就代表著戰士對其社會貢獻的多寡。

此外，筆者在閱讀佛教史及思維早期佛教造像時，也發現古代中亞地區之草原民族與早期印度佛教史關係密切，⁴ 而草原文化與菩薩思想和早期菩薩造像之間，也存在著某些可能的關聯，例如：從現存梵本八千頌《般若經》第二十品〈善巧方便思維〉（*upāyakausaḥsalyamīmāṃsāparivarto vimśatitamah*）對菩薩的描述，不論在外觀或性格特質上，都可視為典型印度秣菟羅早期菩薩造像之最佳詮釋。而同樣出自公元一世紀前後的《般若經》與秣菟羅早期菩薩造像，二者所一致顯示之勇猛（*vīrya*）特質，令筆者聯想到草原文化所歌詠的英雄氣概與勇敢等最高德性。⁵ 而草原民族英勇作戰，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與《本生經》中菩薩捨身救人和求法的勇氣也有其相通之處，例如：毘楞竭梨王本生、月光王本生、曇摩鉗投火坑求法本生、修樓婆王求法本生等捨身求法之故事，以及尸毘王本生、薩埵太子本生、猴王本生、九色鹿本生等捨身救眾生的故事。

大乘思想中，如英雄史詩般勇猛壯麗的菩薩行，與草原英雄為護衛子民視死如歸的英勇行為，有巧合之處，基於這樣的觀察，而引起筆者對探討菩薩勇猛特質的興趣。而前人之研究中，似乎沒有專門以勇猛為論題去探究菩薩特質的論著，因此本文以菩薩的勇猛特質為探討議題，其旨趣並非試圖證明大乘菩薩思想

每年每個單一行政區的首長都會舉辦慶祝大會，在這個大會上對最勇敢的戰士賞以一杯或兩杯用象徵榮耀的杯子所盛裝的酒令其飲用，對於英雄行為不止如此鼓勵，根據族規，首長對那些自戰場上將敵人首極取下並帶回給他的英勇戰士都會論功行賞，並將戰利品分給他們。參考自：Ljudmila Galanina, “Pferdebogner, ihre Götter und Rituale,” *In Zwei Geschichte der Eremitage—Die Skythen und ihr Gold*, Band I, die großen Sammlungen VI (Bonn: Kunst- und Ausstellungshall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1997), pp. 34-35。

4 請參考：張文玲，〈中亞西半部七世紀前後佛教藝術風貌〉，《法鼓佛教學報》3，頁107-109。

5 張文玲，《黃金草原——古代歐亞草原文化探微》，頁234-239。

與草原文化的密切關係，或菩薩勇猛行爲與草原英雄的可能關聯，而是希望藉此探知，在菩薩所具之特質中，除了一般強調的慈悲與智慧外，勇猛特質對行菩薩道有何重要性？應如何運用勇猛特質，才能於穢土中修行並利益眾生？

本文之所以選定《華嚴經》四十卷本爲探討菩薩勇猛特質之經典依據，⁶其主要原由如下：

1. 文獻豐富性：本文在研究所需的文獻資料上，有《華嚴經》於不同時期所譯，六十卷本的《六十華嚴》、八十卷本的《八十華嚴》和四十卷本的《四十華嚴》漢譯本，也有現存尼泊爾的〈入法界品〉梵文本，還有藏文本，更有梶山雄一的日譯本，其文獻的豐富性，構成了本文寫作的基本客觀條件。
2. 《華嚴經》四十卷本中的最後一卷，即一般所稱〈普賢行願品〉，乃前經兩譯，即《六十華嚴》和《八十華嚴》所未有。
3. 呈現個人具體修學佛法的榜樣：《華嚴經》四十卷本所述善財五十三參的故事，乃具體呈現一個人實際修學佛法的參學歷程，好比一位不畏艱難、鍥而不捨、勇往向前的旅行家、冒險家及熱愛真理的學者。
4. 充滿了世間性與親切感：《華嚴經》四十卷本所述善財見文殊之處的福城，據考證乃位於今東印度奧里薩（Orisa）的Bhadra，位於優陀延山（Udayagiri）山一帶。⁷ 而當筆者於2006年參訪東印度Orisa Udayagiri一帶時，得知此地印度民間傳統信仰上，乃眾神聚集處。由於曾經親訪之故，更增添了筆者細研此經之趣。

6 本文所稱「《華嚴經》四十卷本」即一般所稱《四十華嚴》。

7 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臺北：正聞出版社，1989），頁1113-1116。

二、《華嚴經》四十卷本之譯本及其重要性

唐般若於西元 796-798 年所譯的《華嚴經》四十卷本，其所依之梵本，是烏荼國王奉獻給唐德宗，於貞元十二年在長安崇福寺開始翻譯，到貞元十四年（西元 798）譯成。它的全名是〈大方廣佛華嚴經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簡稱爲〈普賢行願品〉，又稱《貞元譯》，或《後譯》，亦稱《四十華嚴》。

整部《華嚴經》四十卷本其實只是《八十華嚴》第三十九品〈入法界品〉的增廣別行，由於年代晚了一百年，兩相比對之下，多了些內容，其中最重要者爲四十卷本中的最後一卷，即一般所稱〈普賢行願品〉。〈普賢行願品〉乃前經兩譯，即《六十華嚴》和《八十華嚴》所未有。因此，《華嚴經》四十卷本的譯出，使整部漢譯華嚴在《八十華嚴》五十九卷〈離世間品〉之後，得接續內容更爲豐富完整之〈入法界品〉，這對漢譯《華嚴經》的發展而言，可說是梵本昭彰，也更形文勢連續。

石井教道在其《華嚴經教學成立史》一書中整理出十種〈入法界品〉不同的譯本：

1. 《羅摩伽經》三卷，曹魏安法賢譯（缺）
2. 《羅摩伽經》三卷，西秦聖堅譯
3. 《羅摩伽經》一卷，西秦聖堅譯（缺）
4. 《六十華嚴》中之〈入法界品〉
5. 大慈恩寺梵本〈入法界品〉（見於目錄記載中）
6. 《大方廣佛華嚴經續入法界品》一卷，唐地婆訶羅譯
7. 《八十華嚴》中之〈入法界品〉
8. *Gaṇḍavyūhasūtra*
9. 藏譯本《華嚴經》中之〈入法界品〉
10. 《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卷⁸

8 石井教道，《華嚴經教學成立史》（京都：平樂寺，1979），頁234。

此外，石井教道亦提及在各論書中稱呼〈入法界品〉時所使用的不同經名：⁹

1. 《大智度論》中，稱爲《不可思議解脫經》
2. 《入大乘論》中，稱爲《結解脫經》¹⁰
3. 覺賢所譯大部華嚴中稱爲〈入法界品〉
4. 聖賢所譯之《羅摩伽經》
5. 唐般若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外題）
6. 唐般若所譯〈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內題）
7. 《菩薩學集論》中，稱爲《華嚴經》
8. *Gaṇḍavyūhasūtra*

〈入法界品〉之梵本，應即 *Gaṇḍavyūhasūtra*。現存〈入法界品〉之梵本，流傳最廣且最重要者，應屬 Vaidya 校勘之 *Gaṇḍavyūhasūtra*，¹¹ Vaidya 所校〈入法界品〉梵文本主要根據 1949 年日本京都世界聖典刊行協會出版，由 D. T. Suzuki 和 H. Idzumi 兩位教授編輯而成的一個印刷版本，¹² 並配合收藏於

9 石井教道，《華嚴經教學成立史》，頁235-236。石井教道書中所言爲在各論書中所見稱呼〈入法界品〉所使用的不同經名，然實際上所列出者，其中只有《大論》（即指《大智度論》）、《入大乘論》爲真正的論書，其餘則非論書。

10 〔古印度〕堅意菩薩造，〔北涼〕道泰等譯，《入大乘論》卷1〈義品〉：「如《結解脫經》中，善財童子詣善知識海幢比丘所，十二年中入大海三昧，白海幢言：『此三昧中，深廣無邊，更有法門大此三昧不？』」說是語已，於大海三昧中，見大蓮華，佛從中出，即以右手摩海幢頂，讚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更有普眼法門，汝當受持。』」（CBETA, T32, no. 1634, p. 38b24-29）

11 P.L. Vaidya, *Gaṇḍavyūhasūtra* (Bihar: The Mithila Institute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anskrit Learning, 1960).

12 鈴木大拙編，《梵文華嚴經〈入法界品〉》（日本：世界聖典刊行協會，1949）。

Baroda 東方研究所的一本以 Newari 書寫之手稿，進行修正而成。1949 年京都所出版的印刷版是根據 1929 年由 S. Susa 教授所做的複寫版的一個複製版。這個版本是由六個手稿所組合而成，這六個手稿分別來自五個地方：倫敦皇家亞洲協會圖書館、劍橋大學圖書館、巴黎國家圖書館、東京大學圖書館和京都大學圖書館。其中劍橋大學圖書館擁有兩份手稿，而六份手稿中，以倫敦皇家亞洲協會圖書館所藏的手稿時代最早，年代相當於西元 1166 年，且為貝葉經的形制，其他五個手稿則全部為紙本。日本京都世界聖書出版學會所出版的〈入法界品〉梵文本有許多空白錯誤之處，即便在修正了多處的字、句、段落和標點之後，依舊很難閱讀。後來 Vaidya 在 Baroda 東方研究所 (Oriental Institute) 的收藏裏找到了一本以 Newari 所寫的手稿 No. 13208，這份手稿是由尼泊爾東方學會前任會長同時也屬於加得滿都 Vajrācārya 寺院的 Dr. B. Bhattacharya 所取得。Baroda 手稿也有一些空白處，這顯示這份手稿也是抄寫於另外一份年代更早的手稿。Baroda 東方研究所也藏有〈入法界品〉的天城體轉寫本，當 Vaidya 於 1958 到 1959 年拜訪 Baroda 時，也運用了學會所蒐藏的天城體轉寫本來進行他的校勘工作。¹³ Vaidya 在 1956 年拜訪尼泊爾加得滿都金剛行 (Vajrācārya) 寺院時，看到許多以天城體書寫的〈入法界品〉，這意味著在這個地區應有機會找到更古老的〈入法界品〉手稿。¹⁴

然而，什麼是 *Gaṇḍavyūhasūtra* 的原來面貌？而 *Gaṇḍavyūhasūtra* 的原版是否仍然存世？而真正原版的 *Gaṇḍavyūhasūtra* 在那

13 P.L. Vaidya, *Gaṇḍavyūhasūtra*, p. VIII, IX.

14 P.L. Vaidya, *Gaṇḍavyūhasūtra*, p. X.

裡？¹⁵ 依據一般梵本與胡本佛經的形成與流傳情形來推測，*Gaṇḍavyūhasūtra* 在不同時代與不同地區所流通之內容，應皆不盡相同。筆者比對三種漢譯本，《華嚴經》六十、八十卷本之〈入法界品〉、四十卷本與 *Gaṇḍavyūhasūtra* 的部分經文，結果發現，沒有任何一種漢譯本與現存之 *Gaṇḍavyūhasūtra* 是完全相同的。例如：比對《華嚴經·入法界品》經文開頭法界眾會的菩薩名稱：四個版本幾乎都是每十位一組，每組的菩薩其名稱都有一共同之詞彙，例如：《四十華嚴》卷1：

一時，佛在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大莊嚴重閣，與菩薩摩訶薩五千人俱，普賢菩薩摩訶薩、文殊師利菩薩摩訶薩而為上首；其名曰：智慧勝智菩薩、普賢勝智菩薩、無著勝智菩薩、華勝智菩薩、日勝智菩薩、月勝智菩薩、無垢勝智菩薩、金剛勝智菩薩、無塵勞勝智菩薩、毘盧遮那勝智菩薩、星宿幢菩薩、須彌幢菩薩、寶勝幢菩薩、無礙幢菩薩、華幢菩薩、無垢幢菩薩、日幢菩薩、妙幢菩薩、離塵幢菩薩、毘盧遮那幢菩薩……。¹⁶

其中之「勝智」與「幢」，便是每組菩薩名稱所呈現的共同詞彙，可說是反映菩薩德性、特質之所在。以下表格便是針對這四個版本，《華嚴經》六十、八十卷本之〈入法界品〉與四十卷本和 *Gaṇḍavyūhasūtra*，在經文開頭，法界眾會每組菩薩名稱所使用之共同詞彙，所作的一個排比整理：

15 此為民國100年6月8日，筆者就讀法鼓佛教學院，碩士畢業論文口試答辯時，答辯委員高明道教授所提供的思考角度。

16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661a7。

梵本	Jñānin, dhvaja, tejas, garbha, netra, mukūṭa, cūḍa, prabha, ketu, ghoṣa, udgata, śrī, indrarāja, svara, buddhi
四十卷本	勝智、幢、光、藏、眼、冠、髻、焰光、聚、聲、出生、吉祥、自在王、音、覺
八十卷本	幢、威力、藏、眼、冠、髻、光、幢、音、上、勝、自在王、音、覺
六十卷本	幢、端嚴、藏、眼、天冠、周羅、光、幢、音、上、妙德、王、音、覺

四個版本在每組菩薩名稱的共同詞彙使用上，相同者為：幢 (dhvaja)、光 (prabha)、藏 (garbha)、眼 (netra)、冠 / 天冠 (mukūṭa)、髻 (= 周羅) (cūḍa)、王 / 自在王 (indrarāja)、音 (svara)、覺 (buddhi)。除了上述的詞彙外，梵本其他有關菩薩名稱所使用之共同詞彙：Jñānin, tejas, ketu, ghoṣa, udgata, śrī，與四十卷本中所見之詞彙大致相符：勝智 (Jñānin)、焰光 (tejas)、聲 (ghoṣa)、出生 (udgata)、吉祥 (śrī)。惟獨 ketu 之意與漢譯「聚」較難吻合。就此而論，三種漢譯本中，與梵本最接近者為四十卷本。

然而四十卷本中，具「勝智」之十位菩薩的名號，與梵本之菩薩的名號也有些許之出入，試比對分析如下：

四十卷本中，具「勝智」之十位菩薩的名號為：「智慧勝智菩薩、普賢勝智菩薩、無著勝智菩薩、華勝智菩薩、日勝智菩薩、月勝智菩薩、無垢勝智菩薩、金剛勝智菩薩、無塵勞勝智菩薩、毘盧遮那勝智菩薩」。¹⁷ 而在 Vaidya 校勘之 *Gaṇḍavyūhasūtra* 中，這十位菩薩的梵文名號為：

17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1，CBETA, T10, no. 293, p. 661a10-13。

jñānottarajñāninācabodhisattvenamahāsattvena / sattvottarajñānināca / asaṅgottarajñānināca / kusumottarajñānināca / sūryottarajñānināca / candrottarajñānināca / vimalottarajñānināca / vajrottarajñānināca / virajottarajñānināca / vairocānottarajñāninā. ¹⁸

白話意譯作：

智慧的超絕智慧 (jñānottarajñānin) 、勇健的超絕智慧 (sattvottarajñānin) 、無滯礙的超絕智慧 (asaṅgottarajñānin) 、如花般的超絕智慧 (kusumottarajñānin) 、如日般的超絕智慧 (sūryottarajñānin) 、如月般的超絕智慧 (candrottarajñānin) 、離塵垢的超絕智慧 (vimalottarajñānin) 、如金剛般的超絕智慧 (vajrottarajñānin) 、無塵勞的超絕智慧 (virajottarajñānin) 、毘盧遮那的超絕智慧 (vairocānottarajñānin) 。表格條列如下：

《華嚴經》四十卷本 漢譯	Vaidya 校勘之 <i>Gaṇḍavyūhasūtra</i>	白話意譯
智慧勝智菩薩	jñānottarajñānin	智慧的超絕智慧
普賢勝智菩薩	sattvottarajñānin	勇健的超絕智慧
無著勝智菩薩	asaṅgottarajñānin	無滯礙的超絕智慧
華勝智菩薩	kusumottarajñānin	如花般的超絕智慧
日勝智菩薩	sūryottarajñānin	如日般的超絕智慧
月勝智菩薩	candrottarajñānin	如月般的超絕智慧
無垢勝智菩薩	vimalottarajñānin	離塵垢的超絕智慧
金剛勝智菩薩	vajrottarajñānin	如金剛般的超絕智慧
無塵勞勝智菩薩	virajottarajñānin	無塵勞的超絕智慧
毘盧遮那勝智菩薩	vairocānottarajñānin	毘盧遮那的超絕智慧

18 P. L. Vaidya, *Gaṇḍavyūhasūtra*, pp. 1-2.

漢、梵比對結果，四十卷本中這十位菩薩的名號與梵文非常接近，其中唯獨排名第二位的「普賢勝智菩薩」，其字面的意含與梵本相對應之菩薩名號 *sattvottarajñānīnāca* (*sattvottarajñānin* 白話譯為「勇健的超絕智慧」¹⁹) 不吻合。

雖然上述之比對顯示，Vaidya 所校對的 *Gaṇḍavyūhasūtra* 與漢譯《華嚴經》四十卷本相似度很高。然而，部分經文段落的落差卻也很大，例如四十卷本中，借婆羅門之口，所道出長達六頁有關甘露火王之內外德之經文，²⁰ 在尼泊爾之梵本中找不到相對應之段落。這表示，西元八世紀，般若翻譯《華嚴經》四十卷本時所依據之梵本，與流傳到二十世紀，Vaidya 校勘之 *Gaṇḍavyūhasūtra*，應為不同之版本。

綜上所述，或許可以如是來看待佛經的形成與流傳：佛經為佛教思想的載體，它是為眾生而存在，為了隨順不同時代與不同地區的眾生，佛經的經文便會因時因地調整與增減，好比佛陀為不同根器的眾生說法一樣。因此，經文內容便如同有機體一般，會隨著環境與時空而產生變化。特別是早期以口誦方式來傳播佛經，各地依據不同的口誦本所筆錄下來的手抄本，便形成了不同的梵本，而根據不同時代傳入中國的梵本所譯出之漢譯本，自然便會有所出入。因此，*Gaṇḍavyūhasūtra* 的原型，以及所謂「真正的」*Gaṇḍavyūhasūtra*，幾乎是不可得知的。或許只能從現存不同的版本及譯本中的共有思想與相同部分，去找尋 *Gaṇḍavyūhasūtra* 的原型，與真正的 *Gaṇḍavyūhasūtra*。

19 如此翻譯，乃根據 Monier-Williams,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 (Delhi: Lakshmi Printing Works, 1987), p. 1135，選取 *sattva* 之意含：存在、本質、個性、力量、堅毅的秉性、活力、勇氣、生命……中的「力量、堅毅的秉性、勇氣」之意，一來是配合本文之主要議題（菩薩的勇猛特質），而取其勇健之意，二來就單獨 *sattvottarajñānin* 一詞之意，譯為「勇健的超絕智慧」似乎要比取 *sattva* 的其他意含來得通順。

三、《華嚴經》中的「勇猛」意含

本節首先從漢譯《華嚴經》四十卷本與梵本 *Gaṇḍavyūhasūtra* 的幾個對譯例子，來探討漢譯「勤」、「精進」、「勇猛」、「精進勇猛」和梵文 *vīrya* 之意，並配合《華嚴經》四十卷本中「勇猛」一詞之複合詞的意含，以界定「勇猛」一詞的含義。其次，從《華嚴經》四十卷本中選取數段具「勇猛」一詞的經文段落，以及雖不見「勇猛」一詞，卻具「勇猛」之意的詞句，並配合《華嚴經·離世間品》所述具備勇猛特質之內涵，來總結歸納菩薩勇猛特質所運用之目標及其對治境。最後，從《華嚴經》四十卷本與八十卷本〈離世間品〉中來探討勇猛特質與菩薩的種種關聯。

(一) 何謂「勇猛」？

對「勇猛」一詞的定義，《瑜伽師地論》卷 47〈菩薩相品〉有如下明確之解釋：

謂諸菩薩有五真實菩薩之相，若成就者墮菩薩數。何等為五？一者哀愍、二者愛語、三者勇猛、四者舒手惠施、五者能解甚深義理密意。……勇猛自性，謂諸菩薩剛決堅固、無所怯劣、有大勢力。²¹

據此可知，勇猛為五真實菩薩相之一，而「勇猛」一詞的定義，也清楚明確地解釋作「剛決堅固、無所怯劣、有大勢力」。然而，《華嚴經》四十卷本對「勇猛」一詞的定義，並不見如《瑜伽師地論》卷 47〈菩薩相品〉中明確的解釋。因此以下將從漢譯《華嚴經》

20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p. 712b18-718a6。

21 《瑜伽師地論》卷47〈菩薩相品〉，CBETA, T30, no. 1579, p. 549b20-c3。

四十卷本與梵本 *Gaṇḍavyūhasūtra* 的幾個對譯的例子中，來探討漢譯佛典中，常出現的「勤」、「精進」、「勇猛」、「精進勇猛」和梵文 *vīrya* 之原意，以及上述詞句的彼此關聯。一般認為，漢譯佛典中之「精進」，所對譯之梵文為 *vīrya*，例如《四十華嚴》卷 1：

南方過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世界海外，有世界海名金剛海藏，佛號普光遍照吉祥藏王，於彼如來大眾海中，有菩薩摩訶薩名難摧伏速疾精進王。²²

此段經文之梵文為：

dakṣiṇāyāṃ diśi anabhilāpyabuddhakṣetraparamānuraḥsamānāṃ
lokadhātusamudrāṇāṃ pareṇa vajrasāgaragarbhāyā lokadhātoḥ
samantāvabhāsaśrīgarbharājasya tathāgatasya buddhakṣetrād
duryodhanavīryavegarājo nāma bodhisattvo mahāsattvaḥ.²³

其中「菩薩摩訶薩名難摧伏速疾精進王」(*duryodhanavīryavegarājo nāma bodhisattvo mahāsattvaḥ*) 之「精進」即譯自 *vīrya*。然而梵語 *vīrya*，漢本有時又依音譯而作「毘梨耶」，例如：《四十華嚴》卷 2：「亦現彼佛過去所行毘梨耶波羅蜜，勇猛不退，隨順積集本事影像相應行海。」²⁴ 其梵文為：

sarvabodhisattvavīryavegavikramasamprayuktānapi
pūrvayogasamudrān
pratibhāsaprāptān saṃdarśayan.²⁵

22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663b5-9。

23 P.L. Vaidya, *Gaṇḍavyūhasūtra*, p. 6.

24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665b18-20。

25 P.L. Vaidya, *Gaṇḍavyūhasūtra*, p. 11.

其中 *vīryavegavikrama* 之漢譯作「毘梨耶波羅蜜，勇猛不退」，亦即 *vīrya* 是音譯作「毘梨耶」，而 *vegavikrama* 義譯作「勇猛不退」。其實 *vīrya-vega-vikrama* 三個字的字義相近，尤其是 *vīrya* 與 *vikraman*，此二字都有勇敢、力量、英雄行為之意，²⁶ 而 *vega* 有猛烈激動、急衝急行之意，²⁷ 因此，*vega-vikraman* 譯成「勇猛不退」。從梵文及漢譯來看，*vīrya* 與 *vegavikrama* 可視為同義詞，亦即「毘梨耶」，便等同於「勇猛不退」之意。因此，不論「精進」一詞之梵文為 *vīrya* 或 *vikrama*，其意含都與勇猛有關。

一般所稱之精進波羅蜜，亦有稱為勤波羅蜜，例如《四十華嚴》卷 7：

普遍十方一切世界稱揚讚歎一切諸佛往昔所修勤波羅蜜，并所隨順相應行海；令諸菩薩精進勇猛，為一切智勤求正法，供養承事一切如來，恭敬讚歎心無疲厭；令諸世間不起放逸，攝取眾生令離苦蘊，入佛究竟圓滿智海。²⁸

這段經文清楚道出「勤波羅蜜」與「精進勇猛」以及「心無疲厭」的密切關係。而從此夜神之名「守護一切眾生大願精進力光明」（*Sarvajagadrakṣāpraṇidhānavīryaprabhā*）²⁹ 的梵漢比對來看，漢譯是相當忠實於梵文字義的：*Sarva*（一切）、*jagad*（眾生）、*rakṣā*（守護）、*praṇidhāna*（大願）、*vīrya*（精進力）、*prabhā*（光明）。由此例可知，「精進力」的梵文為 *vīrya*，而 *vīrya* 之原意為：男子氣概、

26 Monier-Williams,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 pp. 955, 1006.

27 Monier-Williams,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 p. 1013.

28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691a1-6。

29 P.L. Vaidya, *Gaṇḍavyūhasūtra*, p. 265.

剛強雄壯、勇氣、膽量、強壯、力量、精力、活力、英雄主義、英雄行爲、尊嚴、光亮、壯觀……等，³⁰ 這與一般佛教義理中對「精進」或「精勤」一詞的理解——不懈怠地努力修學善法，以斷惡修善——似乎並不完全吻合。

梵文 *vīrya* 語義中的英雄主義、英雄行爲等意含，其在中國佛教世俗脈絡中的轉變，或可理解如下：佛教義理傳到中國後，漢譯文詞的表達，主要強調不懈怠的修善斷惡之行爲，也就是努力認真勤勞不懈的修持行爲，而沒有強調修善斷惡的強健勇猛心與勇猛力。而梵文 *vīrya* 之原意則強調英雄行爲的勇敢與強健，從中可意識到強健勇猛的心與力是成就英雄行之必要條件，因爲若無此勇健爲因，自無勇猛的英雄行爲之果生成。菩薩行其實就是英雄行爲，而要行菩薩萬行，除了需要強健勇猛的心與力外，還需要有久處生死的無疲厭心，這便是勤。或因「勤」與「精進」、「勇猛」之意含在修行上常互爲表裡，密不可分，加上中、印文化習慣上表達與認知上的差異，故在漢譯經文中，「勤」、「精進」與「勇猛」常爲同義字，而或許也爲了兼顧梵、漢文之語意及表達方式，故漢譯佛典中也常出現「精進勇猛」之詞句，以涵蓋梵文 *vīrya* 之原意：勇氣、強壯、英雄行爲，與漢譯經文中對「精進」或「精勤」一詞，所表示努力修學善法，以斷惡修善的意含。

從《華嚴經》四十卷本中「勇猛」與其他語詞共同組成的複合詞，可更進一步了解「勇猛」的意含、性質與運用。例如：

1. 善財童子對文殊菩薩所說偈中的：「廣博福智大商主，勇猛不退求菩提。」³¹

30 Monier-Williams,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 p. 1006.

31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678a29。

2. 無憂德主宮殿神對善財讚頌道：「善來丈夫！有大智慧，勇猛無畏。」³²
3. 善財童子趣摩竭國菩提樹王大道場處，詣自性不動神所時，十千地神更相讚嘆善財言：「此來童子，當執菩薩金剛慧劍，勇猛自在，得法無畏。」³³
4. 「勇猛」的漢語複合詞，最常見者或可說是「勇猛精進」，例如：喜目夜神以妙言音而說十波羅蜜中的精進波羅蜜時，便一連出現十一次的「勇猛精進」，而其中的「勇猛精進，發菩提心，不動不退」以及「勇猛精進，供養承事一切如來，心無疲厭」。³⁴更顯示勇猛精進的特質是「不動不退」以及「心無疲厭」。

由上述「勇猛」之複合詞：「勇猛不退」、「勇猛無畏」、「勇猛自在」、「勇猛精進」，可將「不退、無畏、自在、精進」視為「勇猛」的同位格與同義詞。而從勝熱婆羅門對善財稱讚諸菩薩摩訶薩大功德焰所說的一段經文：「如諸菩薩摩訶薩大功德焰，悉能燒盡一切眾生諸見煩惱，安住菩薩無退轉心、無窮盡心、無懈怠心、無怯弱心，如那羅延金剛藏心、疾修諸行無慢惰心，大願風輪，普持一切，勇猛堅誓無有退轉。」³⁵可視為「勇猛」字義更詳盡的詮釋。

綜上所述，將「勇猛」一詞的含義及特質歸結為：勇敢、強健、堅毅、剛決堅固、無所怯劣、有大勢力、不退、無畏、自在、精進。意即菩薩的勇猛心與行是無退轉、無窮盡、無懈怠、無怯弱、無慢惰的。

32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84b3-4。

33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37c17-18。

34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43c13-23。

35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01a10-15。

(二) 菩薩運用勇猛特質之目標及對治境

本節從《華嚴經》四十卷本中選取數段具「勇猛」一詞的經文段落，以及雖不見「勇猛」一詞，卻具「勇猛」之意的詞句，並配合《華嚴經·離世間品》所述的菩薩摩訶薩發十種不動心、發十種如金剛大乘誓願心、發十種如山增上心、發十種無畏心，以探知菩薩的發心中，具備勇猛特質之內涵，來總結歸納菩薩勇猛特質所運用之目標及其對治境，以了解「勇猛」一詞在漢譯本中之意含。

1. 單獨出現「勇猛」一詞於經文中之例

- (1) 伊舍那優婆夷對善財的說法：「菩薩為欲成滿一切智故，為欲隨順菩薩行故，為欲嚴淨一切刹故，於一切法勇猛勤求無有懈怠。」³⁶
- (2) 釋女瞿波為宣說解脫門義，所說偈言中提及：「勇猛護持於佛法。」³⁷
- (3) 彌勒菩薩，稱讚善財而作是言：「諸仁者！此善男子甚為難有，……發大勇猛，擲大悲甲，以大慈心救護眾生，起大精進修波羅蜜，作大商主護諸眾生。」³⁸
- (4) 根據喜目夜神說精進波羅蜜之經文：

勇猛精進，摧伏魔怨；勇猛精進，發菩提心，不動不退；
勇猛精進，度諸眾生出生死海；勇猛精進，除滅一切惡
道諸難；勇猛精進，以智慧力壞無智山；勇猛精進，供

36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696c16-25。

37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96c6-24。

38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824a17-b3。

養承事一切如來，心無疲厭；勇猛精進，受持一切諸佛法輪，常不忘失；勇猛精進，壞散一切諸重煩惱大障礙山；勇猛精進，教化成熟一切眾生；勇猛精進，嚴淨一切諸佛剎土。如是方便，成熟眾生。³⁹

- (5) 文殊師利於福城觀察善財，知此童子：「已曾供養過去諸佛，深種善根；……勇猛精進，淨菩薩道，求一切智，成佛法器，心行清淨，猶如虛空。」⁴⁰
- (6) 善財童子見守護一切眾生大願精進力光明主夜神，合掌瞻仰，於善知識生十種心。其中與勇猛有關者為：「同勇猛，得不共法摧滅一切障礙山故；……同精進，於無量劫行菩薩行無懈倦故。」⁴¹
- (7) 善財詣毘嵐尼林，妙德圓滿愛敬林神為善財解說菩薩十種受生藏之一的菩薩平等光明普照受生藏時說道：菩薩「以大精進勇猛志力，趣向出生一切智體。」⁴²
- (8) 守護菩薩法堂羅刹鬼王妙眼，於虛空中以天拘蘇摩可愛妙華，及眾妙香散善財上，並告之曰：「善男子！汝應謙下普禮十方，盡虛空際一切境界，求善知識；勇猛自在，遍遊十方求善知識。」⁴³

根據上述《華嚴經》四十卷本七個具「勇猛」一詞之經文段落，總結菩薩運用「勇猛」特質之目標如下：

39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43c15-23。

40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677c18-23。

41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p. 770c25-771c15。

42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78c13-18。

43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98c15-24。

- 一、發菩提心。
- 二、摧伏魔怨：除滅一切惡道諸難、以智慧力壞無智山、壞散一切諸重煩惱、摧滅一切障礙。
- 三、與大悲、大慈、大精進相互結合，救護成熟一切眾生，增長成就一切功德。
- 四、親近供養承事一切如來，受持一切諸佛法輪，嚴淨一切諸佛刹土。
- 五、行菩薩道，於無量劫勤修一切菩薩行。
- 六、勤求一切法，成就一切智。
- 七、護持佛法。
- 八、遍遊十方求善知識。

2. 《華嚴經》四十卷本具「勇猛」之意的經文段落

本節將選取《華嚴經》四十卷本中，雖不含「勇猛」一詞，但使用具「勇猛」之意的經文數段，以期從心、身二方面去闡述菩薩勇猛的心行。心力的勇猛是勇猛之本源，一切勇猛的菩薩行，若無勇猛之心力則無以為始，也無以為繼。有關菩薩心勇猛之經文依據舉例如下：

- (1) 文殊師利菩薩為善財童子所說偈中之一段：「若有菩薩心堅固，久處生死無疲厭，彼當具足普賢行，得佛功德無能壞。」⁴⁴
- (2) 迦毘羅城嵐毘尼林妙德圓滿愛敬林神，對善財講述菩薩十種受生藏中的第四受生藏（菩薩以深淨心普照三世受生藏）時，說到菩薩是：「其心堅固，猶如金剛，攝取眾生，畢竟不捨。」⁴⁵

44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679a12-19。

45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78c5-13。

綜合上述二例，菩薩攝取眾生，畢竟不捨之心的勇猛堅固，最動人的描述應屬「久處生死無疲厭」。雖說心力的勇猛是勇猛之本源，然一切勇猛的菩薩行，若無勇猛之身來執行，則一切也無法實現。因此勇猛的心與身必須相互配合才能勇猛行菩薩行。

《華嚴經》四十卷本中對於菩薩身心俱勇的描述基本上有兩種風格，一種是直接描述菩薩勇猛心行的特質，例如：

- (1) 海幢比丘從其頭上出無量百千阿僧祇佛刹極微塵數諸菩薩眾，其諸菩薩各於其身肢節毛孔一切普放大光明雲，顯現諸佛往昔所行菩薩行海，宣說菩薩種種妙行，其中在稱揚讚歎一切諸佛往昔所成力波羅蜜時，清楚描述菩薩妙行中的種種身心俱勇行：「方便法音妙辯才力、成熟眾生廣大願力、摧伏魔怨智自在力、制諸外道心無畏力，身力堅固猶若金剛能碎一切大鐵圍山，能滅十方一切劫火，能竭海水，能吞猛風，掌擎盡空所有世界而於身力無有損減。」⁴⁶
- (2) 三目國妙見比丘稱讚諸菩薩摩訶薩之用詞：「心行堅固，猶如金剛，……其身堅固，不可沮壞，……毒刃火災，所不能害。降魔兵眾，摧伏異道。」⁴⁷

另一種則是以描述勇猛的行為來表達菩薩勇猛的心行，例如：

- (1) 經中描述善財童子往勝樂國登妙峯山，勤求吉祥雲比丘之經文：「善財童子……周遍求覓，經于七日竟不能見；由為勤求善知識故捐捨身命，無飢渴想，正念觀察心安無退。」⁴⁸
- (2) 守護一切眾生大願精進力光明主夜神回答善財所問：「從幾時來發菩提心修菩薩行」之內容中，有如下之描述：「譬如船

46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691b3-8。

47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03c18-26。

48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679b22-25。

師，……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以波羅蜜船於生死流中，不厭生死、不取涅槃、不住中流而度眾生，達於彼岸，無有休息。雖於無量無數劫中，常勤精進，修菩薩行教化眾生，未曾分別劫數長短。」⁴⁹

3.《華嚴經·離世間品》述及之菩薩勇猛心

從《華嚴經·離世間品》所述的菩薩摩訶薩發十種不動心、十種如金剛大乘誓願心、十種如山增上心、十種無畏心，可以探知菩薩發心的內涵，以下將菩薩所發心具勇猛特質者舉例歸納如下：

(1) 無量法門誓願學：

A. 第一如金剛大乘誓願心：「一切諸法，無有邊際，不可窮盡。我當以盡三世智，普皆覺了，無有遺餘。」⁵⁰

B. 十種不動心之一：「求一切佛法無有休息不動心。」⁵¹

(2) 無量劫行菩薩行，不驚、不怖、不畏，不生疲厭亦無退轉：

A. 十種不動心之一：「一切眾生數等不可說不可說劫，行菩薩行不生疲厭亦無退轉不動心。」⁵²

B. 第七如金剛大乘誓願心：「於不可說不可說無央數劫修菩薩行，攝受眾生無廢捨。……心不動亂，能捨自身忍其苦故。」⁵³

C. 第八如金剛大乘誓願心：「行菩薩道教化眾生：如一世界，盡法界、虛空界、一切世界悉亦如是，而心不驚、不怖、

49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73b13-c11。

50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91b4-7。

51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87b11-18。

52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87b16-18。

53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91b27-c5。

不畏。……爲一切眾生而修行故。」⁵⁴

D. 第七如山增上心：「行菩薩行，亦不驚、亦不怖、亦不畏。雖能一念即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然爲眾生故，於無量劫行菩薩行無有休息。」⁵⁵

(3) 大悲願不捨眾生，眾生無邊誓願度：

A. 第十如金剛大乘誓願心：「菩薩摩訶薩發大願故，……今一切眾生未得解脫、未成正覺、未具佛法，大願未滿，云何而欲捨離大悲？」⁵⁶

B. 第五如山增上心：「若有眾生罵辱、毀謗、打棒、屠割，苦其形體，乃至斷命，如是等事悉皆能受，終不因此生動亂心、生瞋害心，亦不退捨大悲弘誓，更令增長無有休息。」⁵⁷

(4) 一切所有悉皆能捨：

第四如山增上心：「爲求一切佛法故，……一切所有悉皆能捨。」⁵⁸

(5) 伏魔怨，滅除障礙，破外道邪論：

佛子！菩薩摩訶薩有十種發無畏心。何等為十？所謂：滅一切障礙業，發無畏心；……降伏一切魔，發無畏心；……摧破一切外道邪論，發無畏心。⁵⁹

54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91c5-11。

55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89c3-9。

56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p. 291c28-292a14。

57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89b13-19。

58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89b11-13。

59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84c11-15。

(三) 勇猛特質與菩薩的幾個關聯問題

1. 菩薩摩訶薩為何需要具備勇猛特質？

《八十華嚴》卷 54〈離世間品〉論及菩薩摩訶薩有十種印，從中可以了解菩薩摩訶薩為何需要具備勇猛特質。所謂「印」者，印章、印契、認可，指的便是菩薩的特徵、屬性、特質，⁶⁰亦即菩薩之所以為菩薩所必備的特質、心性與行為，而觀此十種印的內容，便知「勇猛」屬於菩薩之所以為菩薩所必備的條件，試舉其要者整理如下：

- (1) 第一印：「菩薩摩訶薩知苦苦、壞苦、行苦，專求佛法，不生懈怠，行菩薩行無有疲懈，不驚不畏，不恐不怖，不捨大願，求一切智堅固不退。」⁶¹
- (2) 第六印：「菩薩住如是等欲，於無上菩提畢竟不退。」⁶²
- (3) 第七印：「菩薩摩訶薩行菩薩行，不顧身命，無能沮壞，發心趣向一切智故，……終不捨離善知識。」⁶³

上述經文所言之行苦，專求佛法，不生懈怠，不驚不畏，不恐不怖，不捨大願，求一切智堅固不退，行菩薩行，不顧身命等行為皆因勇猛堅毅而得成就。因此，勇猛是菩薩之所以為菩薩的必備特質之一。

60 「印」者，應即梵文 *mudrā*，其意含請參考：(1) Gosta Liebert, *Iconographic Dictionary of the Indian Religions* (Delhi: Sri satguru pulications, 1986), p. 181; (2) Monier-Williams,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 p. 822。

61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88a1-4。

62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88a19-23。

63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88a23-27。

2. 菩薩真的勇猛到什麼都不怕嗎？

本論文所探討的主要議題為：菩薩的勇猛特質。然而，在展開探討之前，有必要反過來思考的是，菩薩真的勇猛到什麼都不怕嗎？⁶⁴ 以下四段出自《華嚴經》四十卷本中的經文，值得比較思考一番，以了解菩薩勇猛行為的內涵與用意。

《四十華嚴》卷 36：

善男子！譬如有人，依倚猛將，即不怖畏一切怨敵；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依菩提心勇猛智將，不畏一切惡行怨敵。⁶⁵

根據上述經文，菩薩摩訶薩依菩提心勇猛智將，「不畏一切惡行怨敵。」《四十華嚴》卷 25，守護一切眾生大願精進力光明主夜神對善財童子說：

善男子！我於爾時，但為利益一切眾生，不著三界心無依止，不求果報無所希望，不貪世間一切名稱，不欲自讚輕毀於他，不戀一切世間財寶，於所行施離有相心，於諸世間種種境界，無所貪染，無所怖畏；但唯愛樂如來境界，淨菩提心，心性堅固猶若金剛，成就眾生勤求匪懈。⁶⁶

64 此為民國100年6月8日碩士論文口試時，高明道教授對筆者所提出的問題的反思。

65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829b23-26。

66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75b29-c6。

根據上述兩段經文，菩薩摩訶薩依菩提心勇猛智將，「不畏一切惡行怨敵。」菩薩為利益一切眾生，「於諸世間種種境界，無所貪染，無所怖畏」，「心性堅固猶若金剛，成就眾生勤求匪懈」。然而《華嚴經》四十卷本中的以下兩段經文，顯示菩薩怖畏女色及惡人。

《四十華嚴》卷 26：

善男子！菩薩云何修此八種異熟之因。……若諸菩薩心恒愛樂丈夫之身，於女人相常生厭棄，怖畏女色猶如猛火，於丈夫身生福德想，亦勸眾生厭離女身，欣丈夫相，是為丈夫圓滿之因。……如是菩薩修習八種異熟之因，感異熟果。⁶⁷

此段經文顯示，菩薩為修習八種異熟之因之一的丈夫圓滿之因，故需「心恒愛樂丈夫之身，於女人相常生厭棄，怖畏女色猶如猛火。」這裡所謂的「怖畏」，主要意味著厭離與警戒之意，自我告戒要愛樂丈夫之身，厭惡女人身。一如經文中所言：「於丈夫身生福德想，亦勸眾生厭離女身」，如此才是丈夫圓滿之因，故所謂的「怖畏」，並非是真正的膽小害怕。

《四十華嚴》卷 34：

善男子！如是菩薩得出家已，於諸如來所說教中，具足三輪，戒印清淨。於諸戒中，獲得善巧，不由他教，能自開解。所謂隨義善巧，而能修行；……於諸惡人，心常怖畏，乃至小罪，亦不覆藏；於諸學處，有罪、無罪

67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82a14-b5。

悉能了知，知如是等業之久近，墮三惡趣，復生人天。
如是菩薩善調六根，令無動亂，以是方便住阿蘭若。⁶⁸

此段經文所言「於諸惡人，心常怖畏」，是建構在菩薩出家，為達到「善調六根，令無動亂」，以方便住阿蘭若的方便善巧上。由於惡人易引人為犯罪，故經文在「於諸惡人，心常怖畏」之後為，「乃至小罪，亦不覆藏」。菩薩為了要善調六根，令無動亂以住阿蘭若，故對惡人要心懷戒懼，小心提防、遠離而不為其所害，以護衛自己的性命及慧命。如此才能「菩薩善調六根，令無動亂」住阿蘭若。

因此，上述二段經文中的「怖畏女色猶如猛火」以及「於諸惡人，心常怖畏」所言之「怖畏」並不應解讀為害怕，而是為了守護自身的戒行，對會妨礙自身修行之人、事、物要戒慎恐懼，自我警惕，厭離遠離。比對總結上述三段經文，可說菩薩在修行過程中，為修行之圓滿，對特定之境，需心懷戒懼，厭離遠離之。然而菩薩在利樂救度眾生的前提之下，女人與惡人也都是菩薩救度的對象，因此，菩薩是必須達到「於諸世間種種境界，無所貪染，無所怖畏」，否則菩薩如何能行菩薩萬行？因此，菩薩為正法、為眾生所行各種菩薩行的所需之勇猛，是無所怖畏的。

3. 菩薩如何能心得無畏？

菩薩要於生死流中恆不捨眾生，更要以種種方便善巧隨順度化，菩薩面對五濁惡世的眾生，須有什麼樣的思維與心力才能說法無畏，酬對自若？菩薩面對眾生時的心作意可從《八十華嚴》卷 56〈離世間品〉所述的「十種無畏」來探知，基本上，菩薩能

68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815c11-20。

夠心得無畏，主要來自認真修持的自信。以下歸納表列菩薩自我修持內容、心之作意以及心得無畏之境的關聯如下：

因 (菩薩修持內容)	果一 (菩薩作如是念)	果二 (心得無畏之境)
a. 悉能聞持一切言說	我於彼問不見微少難可答相	隨其所問悉能酬對，斷其疑惑無有怯弱 ⁶⁹
b. 所行真實，無有變易	我不見有少分威儀，令諸眾生生訶責相	於大眾中安隱說法 ⁷⁰
c. 身、語、意業皆悉清淨，鮮白柔和，遠離眾惡	不自見身、語、意業而有少分可訶責相	能令眾生住於佛法 ⁷¹
d. 知一切法空	不見眾生有微少相能損惱我身、語、意業	究竟到彼大無畏岸，堅固勇猛，不可沮壞 ⁷²
e. 心無忘失佛所悅可	如來所說成菩提道文字句法，我不於中見有少分忘失之相	受持一切如來正法行菩薩行 ⁷³
f. 於一切法已得自在到於彼岸，修菩薩行誓不斷絕	不見世間有一境界而能惑亂菩薩道者	究竟到彼大無畏岸，以大願力於一切世界示現受生 ⁷⁴

69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95c11-17。

70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96a2-6。

71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96a6-10。

72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p. 295c24-296a2。

73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96a16-21。

74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p. 296a21-b3。

總之，菩薩因為勇猛精勤的修學一切法，並真實修行，使自己的身、語、意業皆悉清淨，鮮白柔和，以此增長智慧與自信，進而在面對眾生、行菩薩行時，能得自信自在，進而得十種無畏，可見勇猛精勤與真實修行是長養勇猛無畏的根本方法。

綜上所述，「勇猛」一詞的含義及特質可歸結為：勇敢、強健、堅毅、剛決堅固、無所怯劣、有大勢力、不退、無畏、自在、精進。依據《華嚴經·離世間品》所述菩薩摩訶薩有十種印，可知「勇猛」屬於菩薩之所以為菩薩的必備條件。菩薩為正法、為眾生故，其勇猛是無所怖畏的。菩薩在面對眾生、行菩薩行時，之所以能心得無畏，主要來自勇猛精勤於一切法的修學與認真修持的自信。

心力的勇猛是一切菩薩勇猛行之源，菩薩的勇猛行，最動人之描述應屬「久處生死無疲厭」。雖說心力的勇猛是勇猛之本源，然一切勇猛的菩薩行，若無勇猛之身來執行，則一切也無法實現。因此勇猛的心與身必須相互配合才能勇猛行菩薩行。

四、善財與所參訪善知識的勇猛心行

(一) 善財之勇猛

〈入法界品〉是善財童子的參學歷程，可作為修學佛法的典範，並藉以勸學流通。本節將從善財童子有福城發心，到南方去參訪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諸善知識，終於完成了從菩薩行而入如來不思議境界的整個歷程，分作：1. 勤求善知識之勇猛；2. 善知識對善財勇猛心行之讚揚，兩點來陳述分析善財求道歷程的勇猛心與行。

1. 勤求善知識與奉行善知識教之勇猛

印順法師根據《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 13 及卷 14，

對於善財童子勤求善知識之勇猛，有如下的論述：首先，善財童子的故事，在部派佛教傳說中，是釋尊的「本生」。內容為善財不惜一切追求尋訪緊那羅女悅意的故事，依世俗的觀點，這是真摯純潔的愛，「本生」中到處尋訪的善財，是「精勤威力第一超越」，這與〈入法界品〉中，善財童子到處參訪善知識，非常類似。雖然尋訪悅意的精勤威力是「染欲」，而參訪善知識的是「正法欲」。然《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43 說：「諸法欲為根本。」⁷⁵ 有欲才能引發精進，有精進才能成就一切事業。以願欲而引發無限的精進，是善財童子故事的精髓！⁷⁶

願欲對菩薩的重要性，見於《大乘莊嚴經論》卷 2〈成熟品〉：

諸菩薩云何自成熟？偈曰：欲、信、捨、悲、忍、念、力、堅、支具，應知自成熟，此九皆上品。⁷⁷

rūciḥ prasādaḥ praśamo ’nukampanā kṣamātha medhā prabalatvam eva ca | ahāryatāṅgaiḥ samupetaṭā bhṛṣaṃ jinātmaje tatparipākakakṣaṇam ||⁷⁸

而菩薩九種自成熟中，為首者為「欲成熟」。「欲」之梵文 *ruciḥ*，意指：渴望、喜好、意欲，愉悅。這應是「染欲」、「正法欲」、「願欲」三者所共通之內涵，而這也是引發所有精進之基本動力所在。

善財童子以其「正法欲」而開始其求道參訪之行，以下將善財求訪善知識的勇猛行分四點陳述如下：

(1) 周遍求覓，無飢渴想，心安無退

75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CBETA, T27, no. 1545, p. 737a12。

76 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頁1110-1111。

77 《大乘莊嚴經論》，CBETA, T31, no. 1604, p. 600a28-b2。

78 Asaṅga, *Mahāyānasūtrālamkāra, Exposé de la Doctrine du Grand Véhicule selon le Systeme Yogacara. Tome I.* Edited by Sylvain Lévi, (Paris: Libraire Honoré Champion, Éditeur, 1907).

善財童子漸次南行，往勝樂國登妙峰山，……周遍求覓，經于七日竟不能見；由為勤求善知識故捐捨身命，無飢渴想，正念觀察心安無退。⁷⁹

(2) 長時間的遊行尋訪

漸次遊行，經十二年至住林城，周遍詢求解脫長者……如是展轉難中之難。⁸⁰

(3) 展轉詢求，經由一百一十城

彌勒菩薩摩訶薩普觀一切道場眾會，指示善財而作是言：「……今此童子，曩於福城，受彼菩薩文殊師利教化示導，令其發心，展轉詢求，經由一百一十城善知識已，然後而來至於我所，曾無暫起一念疲懈。」⁸¹

(4) 雖歷艱難，不憚勞苦，身無疲倦，心無厭退

漸次前行，至藤根國，處處尋訪彼城所在，雖歷艱難，不憚勞苦，身無疲倦，心無厭退。⁸²

上述所條列善財勤求善知識之勇猛行，主要強調在忍受艱辛、不辭勞苦上，而這些堅苦卓絕的勤求之行也受到時間的考驗，並不是短暫的忍受艱辛即可，所謂「經由一百一十城」和「經十二年至

79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679b5-26。

80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686a5-13。

81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824a17-27。

82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10c7-9。

住林城」都是時間與耐力的嚴峻考驗。這樣「不憚勞苦，身無疲倦，心無厭退」的堅苦卓絕求道之行，沒有勇猛之心智與勇健之體力是無法達成的。

善財除了不惜身命勤求善知識，也不惜身命奉行善知識之教，當他參見苦行外道勝熱婆羅門，且對他說：「善男子！汝今若能登此刀山，投身火聚，諸菩薩行悉得清淨。」時，善財童子作如是念：「得人身難，……得正命自活難，得隨法修行難，此將非魔魔所使耶？」⁸³ 就如同宋代法雲寺住持佛國禪師惟白《文殊指南圖讚》對此參之讚頌：「求師擇友古今難，邪正誰分萬慮間。」⁸⁴ 真是一語道盡求師修道之不易。後來善財接受了十千梵天、十千諸魔天眾……等傳統印度文化中之神祇的勸說，而向婆羅門發起真實善知識想。最後頭頂禮足，恭敬合掌，即登刀山，自投火聚。

《華嚴經》所述的善財童子，常常是心無旁騖，一心專求善知識，受教之後，則隨順思惟，歡喜踊躍，志樂清淨。其單純童稚之心以及專一不二之言行常躍然紙上，顯現於字裡行間，例如《華嚴經》四十卷本描述善財見到最勝長者時所言：「聖者！我是善財！我是善財！我專尋求菩薩勝行。菩薩云何學菩薩行？菩薩云何修菩薩道？」⁸⁵ 如是之經文，將保有赤子之心，並以此單純心態求取佛道的善財表露無遺。善財童子之所以成為〈入法界品〉的主體人物，作為修學佛法的楷模，除了與善財童子的福德根器有關外，或許也藉以強調以赤子之心求取佛道之重要。勇猛的心與行，若要其純正美好，而不墮入雜染的匹夫之勇，除了智慧與信念外，單純之心性或為其根本之要。

83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p. 698c25-699a9。

84 《文殊指南圖讚》，CBETA, T45, no. 1891, p. 795a29。

85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27c2-4。

2. 善知識及神祇對善財勇猛心行之讚揚

善財誠懇、勇敢、堅毅求訪善知識的行為，得到所有參訪之善知識的肯定與接納，從以下幾位善知識對善財的讚嘆，可了解善財所具有之勇猛特質，以及哪些勇猛心行是善知識所讚揚的。

(1) 彌勒菩薩對善財之讚揚：

諸仁者！此善男子甚為難有，……發大勇猛，擯大悲甲，以大慈心救護眾生，起大精進修波羅蜜，作大商主護諸眾生。⁸⁶

諸仁者！此大丈夫……勇猛精進，念念勤求，無有退轉，……見善知識情無厭足，事善知識身不疲懈，……復能如是為利眾生，勇猛精勤，集諸佛法，……又能如是不顧形命，唯願勤修一切智道。⁸⁷

(2) 觀自在菩薩對善財的讚揚：

善哉！善來童子！汝發大乘意，普攝眾生；……普觀眾生心無懈倦，大悲堅固猶若金剛。⁸⁸

(3) 摩竭國菩提樹王大道場處，自性不動神所中之十千地神對善財之描述稱讚：

此來童子……當執菩薩金剛慧劍，勇猛自在，得法無

86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824a27-b4。

87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824b24-c25。

88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33a22-29。

畏，摧伏一切異道邪論；當以法船於生死海，運濟眾生，令達彼岸。⁸⁹

(4) 無憂德主宮殿神對善財之稱讚：

善來丈夫！有大智慧，勇猛無畏，能修菩薩不可思議受生神變自在解脫，心恆不捨廣大誓願，……我觀仁者勇猛精進，難可沮壞。⁹⁰

從上述所舉善知識的讚嘆中，可分析善財運用其勇猛特質於如下之事與境上：

1. 普觀眾生心無懈倦，發大勇猛，以大慈心救護眾生，大悲堅固猶若金剛。
2. 勇猛精進，念念勤求，無有退轉，事善知識身不疲懈，不顧形命，唯願勤修一切智道。
3. 有大智慧，勇猛無畏。
4. 勇猛自在，得法無畏，摧伏一切異道邪論。
5. 爲利眾生，勇猛精勤。

(二) 五十三參善知識之勇猛

善財歷經一百一十餘城，參訪五十三位善知識，學習如何入菩薩道，成就偉大菩薩行。所謂的一百一十城與五十三位善知識，這些數字主要表示：菩薩道的修學是要行萬里路，遍歷各地學習無數法門，從實證中求一切智。而〈入法界品〉以〈普賢行願品〉爲終之意，便在強調大乘佛法的修學重在解行並重，對

89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37c11-21。

90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84a27-b21。

法義先要有正確的認識，而後依法如實奉行，從實際生活中去完成自利利他的菩薩行。善財在參訪多位善知識而將法義修學圓滿後，最後參見普賢菩薩，便是要學習實際利樂眾生的大願大行，以此來圓滿佛果。一如《華嚴經綸貫》卷1所述：「善財見文殊乃是解圓，又見普賢乃是行圓。」⁹¹〈普賢行願品〉可說是《華嚴經》一種圓滿的代表，也是《華嚴經》之真義，誠如澄觀於《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51〈離世間品〉所云：「佛華嚴者，萬行披敷嚴法身故。」⁹²

普賢、文殊二大菩薩在〈入法界品〉乃至整部《華嚴經》中所代表的意含，見於澄觀所述《三聖圓融觀門》中：「三聖者，本師毘盧遮那如來、普賢、文殊二大菩薩是也。大覺應世，輔翼塵沙，而《華嚴經》中，獨標二聖為上首者，託以表法，不徒然也。」⁹³而對於二聖相互間的「解行相對」、「相融顯圓」澄觀詮釋道：「普賢表所起萬行，上下諸經皆言：『普賢行』故。文殊表能起之解，通解事理，窮方便故。」⁹⁴以下將先分析文殊、普賢二大菩薩對善財的教導中，所呈現的勇猛內涵，而後陳述善知識所修法門中的勇猛行。

1. 文殊、普賢說法中所呈現的勇猛內涵

善財童子經遊一百一十城後，正思惟欲見文殊時，文殊便從一百一十由旬外，遙申右手，至蘇摩那城，摩善財頂，並為他說法，其最後所說為：菩薩十種成就修真供養一切如來的法：

91 《華嚴經綸貫》，CBETA, X3, no. 220, p. 568c18-19 // Z 1:4, p. 468a3-4 // R4, p. 935a3-4。

92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p. 889b17。

93 《三聖圓融觀門》，CBETA, T45, no. 1882, p. 671a10-12。

94 《三聖圓融觀門》，CBETA, T45, no. 1882, p. 671a26-27。

一者、以法供養；二者、修行諸行；三者、平等利樂一切眾生；四者、以慈悲心隨順攝取；五者、以如來力隨順一切；六者、不捨勸修一切善法；七者、不捨一切菩薩事業；八者、如說能行，如行能說；九者、長時遍修心無疲厭；十者、常不捨離大菩提心。⁹⁵

此十種成就修真供養一切如來的法中，雖不見勇猛二字，卻可見菩薩勇猛心行隱含於每一種供養如來的法中。而文殊對此十種供養如來法的解說，道盡了菩薩道的種種心行與真義。文殊首先言明「供養如來，非以財寶、飲食、衣服名真供養」，供養如來的十種法中，居首者為「以法供養」，原因是「以諸如來尊重法故」，以及「菩薩為欲利樂諸眾生故，勤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普賢十大行願中，第三願為廣修供養，而普賢在宣說供養之義時說道：「諸供養中，法供養最。」⁹⁶這與文殊師利所說菩薩十種成就修真供養一切如來法的：「一者、以法供養」，是相同的。又普賢對於「法供養最」的解說：

善男子！諸供養中，法供養最。所謂：如說修行供養、利益眾生供養、攝受眾生供養、代眾生苦供養、勤修善根供養、不捨菩薩業供養、不離菩提心供養。⁹⁷

與文殊師利所說菩薩十種成就修真供養一切如來法的內容也是前後呼應、相互印證的，例如：如說的修行（即八者、如說能

95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837c20-27。

96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845a4-5。

97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845a4-8。

行，如行能說）、利益眾生（即三者、平等利樂一切眾生）、攝受眾生（即四者、以慈悲心隨順攝取）、代眾生苦、勤修善根（即六者、不捨勤修一切善法）、不捨菩薩業（即七者、不捨一切菩薩事業）、不離菩提心（即十者、常不捨離大菩提心），這些無一不是利樂眾生的修行，也無一不是需要勇猛心與智慧、慈悲以及諸波羅蜜行的配合才可完成。

文殊對此十種供養如來法的解說中，最精闢且一語道破修行佛道之根本要義處，筆者以為是如下之句：「善男子！夫爲菩薩爲欲利樂諸眾生故，勤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無眾生，一切菩薩不成正覺。善男子！汝應如是解法供養，則得成就供養如來。」⁹⁸ 此句清楚說明了眾生是成正覺的根本所源，唯有以勇猛大智大悲心，不厭生死地利樂一切眾生，才能自利利他、覺行圓滿。有了這樣的正知正見後，對文殊爲十種成就修真供養一切如來法之解說，例如：修行諸行、平等利樂一切眾生、以慈悲心隨順攝取、不捨一切菩薩事業、如說能行，如行能說、長時遍修心無疲厭等，⁹⁹ 便能清楚理解，這些都是利樂一切眾生以成就修真供養一切如來所必須具備的修行。而文殊所言：「若無眾生，一切菩薩不成正覺。」之經句，在普賢十大行願中的第九大願，恒順眾生的法義中，也有同樣的精闢之語：「菩提屬於眾生，若無眾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¹⁰⁰ 可見華嚴雙聖文殊、普賢二大菩薩對善財的教導是前後呼應的。而有了這項正知見，所有利樂眾生的勇猛心行也得依此而產生。

《四十華嚴》卷 39 描述善財在見了普賢菩薩不可思議自在神通境界後，普賢菩薩告訴善財自己於過去不可說不可說劫行菩薩行，求一切智時之發心：

98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838a12-14。

99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p. 837c20-838a17。

100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846a21-22。

一一劫中為求佛智故，以不可說不可說佛剎極微塵數國土、王位、村營、城邑、聚落、宮殿、妻子、眷屬，身分肢節……我供養承事一切諸佛、諸善知識，於彼諸佛、善知識所，為求正法，弘宣護持，一切內外悉皆能捨，乃至身命亦無所吝。¹⁰¹

要做到乃至身命悉皆能捨，除了要有行節節肢解忍辱波羅蜜的空慧外，但若沒有勇猛心也是無法做到的。筆者以為，不論任何菩薩行，是源自悲願或定慧，不能忽略勇猛因素的存在，因為在執行的當下，勇猛心與勇猛力是將勇猛行付諸行動的直接動力來源。因此「勇」不應該被忽略或合併，「勇」常常是與悲、智、勤等其他菩薩的特質或能力，相互配合運用而完成菩薩行的。

此外，普賢十種廣大行願感人至深的精神所在，也是集慈悲、智慧與勇猛於一體之處，筆者以為，在於每段願文最後的一段文字，以第九個行願恒順眾生為例：「菩薩如是隨順眾生，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此隨順無有窮盡，念念相續，無有間斷，身、語、意業無有疲厭。」¹⁰²

2. 善知識所修法門中的勇猛行

「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內容，主要為各行各業的善知識對善財宣說自己學菩薩行、修菩薩道的經過，也就是各自宣說如何在所從事的行業與修行法門中，運用慈悲與智慧，練就救渡眾生的不同能力與方法。其中多位善知識都從事世間事業，作為入法界的方便。其所宣說的修行法門是以具體的世間技藝來入世濟眾，為例說明之。茲舉例如下：

101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840c19-841a9。

102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846a25-28。

(1) 具足優鉢羅華鬘香長者以善別知一切諸香度眾：

善男子！我善別知一切諸香；……又善了知治諸病香……
善男子！雪山有香，名具足明相，若有眾生嗅此香者，其心決定離諸染著，我為說法，莫不皆得離垢圓滿清淨三昧。¹⁰³

(2) 婆施羅船師，深諳水性，風雨順逆，能引導商人出海，平安取寶歸來：

善男子！我普觀察閻浮提內貧窮眾生，為饒益故修種種行，隨其所願悉令滿足；……我知海中一切寶洲……亦知大海濊澗淺深，波濤遠近，……我以好船運諸商眾，行安隱道，……隨所樂欲引至寶洲與諸珍寶咸使充足，然後將領還閻浮提。……若有眾生得見我身聞我法者，……能盡一切眾生苦海。¹⁰⁴

(3) 根自在主童子善知十八工巧，及一切農商事業，能治一切諸病，調伏眾生：

善男子！我昔曾於文殊師利童子所，修學算、數、印、相等法，即得悟入一切工巧神通智門。……治風癩、疔瘦、鬼魅所著，如是所有一切諸病。亦能建立城邑、聚落，……亦善駕御駟馬車乘，鬪戰之法，……亦善調鍊種種仙藥，幻術變化；亦善營理田農商賈，……調伏眾生，能令堅固，隨順修持，越生死流，到涅槃岸。¹⁰⁵

103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p. 725c15-726a17。

104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p. 726c19-727a19。

105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04a23-b19。

上述三例，雖於經文中不見「勇猛」二字，但其能精通世間之法，並用其善巧方便樂眾，這整個度化眾生之行為，絕對是悲、智、勇的結合與展現。一般世間眾生要學得一技之長，並且達到無與倫比的精通水準，除了聰明才智外，絕對需要行勇猛精進的勤波羅蜜才可達到。精通世間之法後，還要隨順眾生之所好，不厭生死地調伏令其成熟，這樣的能力與所為可算是勇猛的智行了。

(4) 以世間行業來入世濟眾的善知識，最特別的應屬婆須蜜女，她的身分是妓女，能使親近她的人，遠離貪慾。宋代法雲寺住持佛國禪師惟白《文殊指南圖讚》對此參之讚中：「或現或觸，無染無著。了性欲空皆獲道果，得離貪慾際法門。」以及「執手抱身心月靜，吻脣啖舌戒珠圓。」¹⁰⁶ 寥寥數語道盡婆須蜜女獨特的修行與方便度眾法門，真可謂是智勇雙全。

(5) 《八十華嚴》中作為善知識出現的無厭足王，在《四十華嚴》稱為甘露火王，可說是將菩薩道的修行範圍延伸至統治階層，至此，〈入法界品〉的善知識，上至菩薩、天神、王君，下至凡夫、妓女，顯示大乘佛教的修行是關照到各個階層，也藉此彰顯華嚴教義之圓融無礙。然若將《四十華嚴》中論述甘露火王之經文段落與現存尼泊爾之梵本，以及《八十華嚴》相關之經文段落相比對，則發現《四十華嚴》中，借婆羅門之口，所道出將近長達六頁有關「甘露火王」¹⁰⁷ 名稱之由來，以及甘露火王內外德之經文，在尼泊爾之梵本與《八十華嚴》中皆找不到相對應之段落，是《四十華嚴》所特有，可說是結合

106 《文殊指南圖讚》，CBETA, T45, no. 1891, p. 799a24-b11。

107 《八十華嚴》中稱為「無厭足王」，《四十華嚴》中作「甘露火王」，名稱由來為：「我王具足七支行中道化，治罰惡人，銷其過犯，猶如烈火；安攝善人，與其快樂，譬如甘露。以是慈悲平等教化，增其壽命，心無厭足。故我國人美王盛德，歌讚王猷，咸稱我王為甘露火。」（CBETA, T10, no. 293, p. 712b28-c3）

了佛教轉輪聖王與漢文化中理想的仁王賢君以教化治國。以下將甘露火王的內、外德與勇猛特質相關者整理如下：

A. 王之內德：

- a. 剋敵制勝：「返逆王命，酷害王民，……聞命不悛，當加討罰，剋敵制勝，務在安人。」¹⁰⁸
- b. 王香水沐浴所具十功德，其中與勇猛相關者為：「令人膽勇。」¹⁰⁹
- c. 王御新淨衣所具十功德，其中與勇猛相關者為：「處眾無畏。」¹¹⁰
- d. 王塗諸妙香所具十功德，其中與勇猛相關者為：「具大威德。」¹¹¹
- e. 王冠妙珠鬘所具十功德，其中與勇猛相關者為：「具大膽勇。」¹¹²
- f. 我王莊嚴侍衛所具十功德，其中與勇猛相關者為：「令人敬畏」、「增王膽勇」、「佐王威勢」、「降伏惡人」。¹¹³
- g. 力勢雄猛，身心無畏：「我王由聞勝法，常自省誠，以化群生。每至臨朝，力勢雄猛，王德增上，威伏疆鄰。……身心無畏，如日出雲，光顯自在，猶天帝釋處眾天中。」¹¹⁴

108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13a20-23。

109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13b20-23。

110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13b24-27。

111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13b28-c2。

112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13c3-6。

113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13c19-22。

114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14b20-24。

B. 王之外德：

- a. 王力能護眾生：「國有君主，一切獲安，故名王力能護眾生。」¹¹⁵
- b. 王治的好壞對修道者修行功德之成敗有關：

如是種種邪宗、正宗、在家、出家，精心道檢，皆依王國而得住持；……彼所修一切功德，六分之一常屬於王。……正化不行，國內之人恣情積惡，令修善者無以暫安。如是障修及造不善所有罪業六分之一還屬彼王。¹¹⁶

- c. 我王三德，其中與勇猛相關者為：「大智勇健，調諸怨敵。」¹¹⁷
- d. 王有四德，其中與勇猛相關者為：「對敵賈勇。」¹¹⁸
- e. 王有五功德，其中與勇猛相關者為：「呼鳴無畏。」¹¹⁹
- f. 王有六功德，其中與勇猛相關者為：「威勇自在，無諸寇難。」¹²⁰

綜觀甘露火王內、外德與勇猛相關之德行，由內而發之勇猛特質為：令人膽勇、處眾無畏、具大威德、具大膽勇、令人敬畏、力勢雄猛，身心無畏。其中一項由內修而外顯的雄猛：「我王由聞勝法，常自省誠，以化群生。每至臨朝，力勢雄猛，王德增上，威伏疆鄰。」說明了聞思修的佛法修持對王者的助益。而直接向外之勇猛行則多是執行王者階級刹帝利的職責，那便是以王力

115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14c15-16。

116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15a8-16。

117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16a26-b3。

118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16b5-10。

119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16b11-19。

120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16b19-c1。

護眾生、大智勇健，調諸怨敵、對敵賈勇、威勇自在，「聞命不悛，當加討罰，剋敵制勝，務在安人」，勇猛剋敵可說是王者必備的能力。

整段敘述甘露火王內、外德的經文中，筆者以為，很值得注意也頗具新意的一點是：婆羅門在描述王之外德時說到，王治的好壞對修道者修行功德之成敗有關：「種種邪宗、正宗、在家、出家，精心道檢，皆依王國而得住持」、「若無王力，功行不成，法滅無餘」，從佛教發展史來看，不論在印度或中國，從佛陀到近世，王力對佛法護持的與否，對佛法的影響的確很大。在此段經文中除了道出修道者對王者的讚頌與期許外，同時也明言，為王者若不好自為之，則「如是障修及造不善 所有罪業六分之一還屬彼王。」最後，甘露火王自說其化眾之善巧方便如下：

我為調伏彼諸眾生，……變化作忍害之人，逼惱責罰種種苦治，令其國內作惡眾生見是事已，心生惶懼，……永斷一切惡業，發菩提心得不退轉。¹²¹

《華嚴經》四十卷本所特有的甘露火王內、外德，可說是佛教理想的王治，也就是以轉輪聖王的慈悲與勇猛統治化導五濁惡世之眾生。

五、《華嚴經》四十卷本中勇猛特質與六波羅蜜多的關係

六波羅蜜多是菩薩所應實修的功課，因此，探討菩薩勇猛特質，是有必要探討勇猛與六波羅蜜的關係。本節主要依據《華嚴

121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19a10-15。

經》四十卷本，各善知識說法中所論及之六波羅蜜，來分析探討勇猛與六波羅蜜的關係。

六波羅蜜多的內容是從釋尊作菩薩時的大行所類集而成，亦即從「本生」與「譬喻」加以選擇分類而來。被稱為波羅蜜多的，或四、或六、或八、或十。例如迦濕彌羅論師，是說一切有部毘婆沙師，立施、戒、精進、般若四波羅蜜多。¹²²「本生」談是大、小乘經典所共有的內容，講述釋迦牟尼佛前世種種修行的偉大行為，在部派佛教時期便已開始流行，當時可能被視為教化偉大德行的通俗材料，作為傳播教義，並作為修行典範，而裝飾於佛塔周圍的建築體上，例如建造於西元前一世紀至西元一世紀間的桑起 (sañcī stūpa) 一號佛塔的四個石造立門上，便裝飾以須達拏太子本生與猴王本生等故事的浮雕。六波羅蜜多，是多數部派所通用，因此大乘佛法興起也立六波羅蜜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各部派所立之六波羅蜜多的內容並不一致，有些便不立禪波羅蜜多，而以聞波羅蜜多代替禪波羅蜜多。¹²³

《華嚴經》四十卷本中所論及之波羅蜜多的數目也不等，名稱內容也多有變化，例如卷2提及檀、尸羅、羸提、毘梨耶、禪那、般若、方便、願、力、智等十波羅蜜。¹²⁴而卷38提及六至七個波羅蜜（方便善巧看似波羅蜜，然又不言之為波羅蜜）。¹²⁵本節主要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與般若等六度為主要探討的對象，並依據《華嚴經》四十卷本分析探討勇猛與六波羅蜜的關係。

122 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頁141、142、560。

123 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頁141。

124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665b15-c5。

125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p. 835c26- 836a7。

(一) 勇猛與布施波羅蜜多

布施波羅蜜多，不論是財施、法施還是無畏施，比起其他的波羅蜜多，似乎與眾生有著更直接的接觸，也因此能更直接的為眾生解憂予樂。這在以利樂眾生為前提的菩薩道修行上來說，是很重要的修行法門。在《六度集經》所集九十一個故事中，有關布施者共計二十六事，佔全經百分之二十九，可見布施波羅蜜多對利濟眾生的重要！

依據卷 7 海幢比丘的說法，行檀波羅蜜與勇猛相應處在於：「悉捨一切內外所有圓滿施行。」¹²⁶ 而依據卷 18 喜目夜神的說法：「諸菩薩行檀波羅蜜，於一切事皆無戀著，於一切眾生普皆施與，法界一相，其心平等，供養承事，無有輕慢，內外悉施難捨能捨。」¹²⁷ 同樣強調一切施的重要性，而「內外悉施難捨能捨」的布施行為顯示了行者的平等心與於一切事皆無戀著的不執著心。

從印度到南亞、中亞到中國，本生經中最常被描述，慷慨勇猛行一切施的故事，要算是須大拏太子本生 (viśvantara jātaṅka)，他以「二兒及婦持用布施」¹²⁸。有關勇猛行一切施的經文內容也見於卷 39，普賢菩薩告訴善財自己於過去不可說不可說劫行菩薩行，求一切智時之發心：為求佛智，一切乃至身命悉皆能捨。¹²⁹ 布施波羅蜜多，除了需要慷慨心、慈悲心外，還須加上勇猛心，才能盡施一切，難捨能捨，包括自己的身命都可捐捨。

126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692a16-17。

127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43b18-21。

128 《菩薩本行經》，CBETA, T3, no. 155, p. 119b6-7。

129 參《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p. 840c19- 841a9。

(二) 勇猛與忍辱波羅蜜多

忍辱是菩薩在五濁惡世的穢土上行菩薩道，且不厭生死地濟拔眾生之苦，常要運用的法門，也是在對治眾生上，絕對需要的修行。行忍辱波羅蜜多所需運用的勇猛對治境，從四十卷本各善知識說法中可歸納以下數例：

1. 依據卷2所述，從如來所入師子嚙申三昧中，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出現了不思議的如來境界，於是十方菩薩都來此娑婆世界毘盧遮那如來所，各菩薩悉以神力現彼佛過去所行諸波羅蜜：「亦現彼佛過去所行羸提波羅蜜，斷截肢體，心無動亂，隨順積集本事影像相應行海。」¹³⁰ 要能做到「斷截肢體，心無動亂」除了忍力以外，還需要勇猛的心力才可忍受之。
2. 依據卷7所述，善財於大光網中悉見海幢比丘往昔所修一切菩薩三世所行波羅蜜，其中的忍波羅蜜，是要有「觀自他身無有我相」的空慧，才能生一切智，成大慈悲，而「或遇損害頭、目、手、足，斷截肢節、惡言毀辱，悉能安受無有動亂」，「恆思捨離怨害之心」且能爲了「勤求正法利益眾生，不起一念厭退之心。」¹³¹ 換言之，安忍、智慧、慈悲是忍辱行所必備的條件，成就菩薩行常需要多種的能力相互配合才可完成。
3. 前1、2例所言之忍辱，主要偏向忍受皮肉身體之苦，然卷18所言忍受的內容則包括身心靈三方面：「世間一切難行、種種苦事，及以菩薩圓滿清淨所修苦行」，這或許比較偏向身體

130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665b16-18。

131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692a19-25。

- 的勞苦。而「忍受一切眾生，於己身心惡作惡說」，以及忍一切業，這就包含了身心雙方的忍耐。至於「忍一切法」與「忍諸法性，能諦思惟，無有分別。」¹³² 這就是更深一層的法忍了。每一種忍都需要勇氣、智慧與忍耐例共同配合運用才可。
4. 卷31天主光天女告訴善財：如何勤修無礙念清淨莊嚴解脫門中論及忍地的修持，其中「種種苦惱逼迫身心，審諦觀察能忍受」。告示了忍耐種種苦惱逼迫身心的方法是審諦觀察，此應指由觀而生慧，進而由慧，了悟一切前因後過而產生忍耐力與力。另外所謂「勤修忍耐諸境；謂惡言毀辱、怨結毒害，不壞內心常安忍故」。與上一例的「忍受一切眾生，於己身心惡作惡說」¹³³ 是相同的，這講的其實就是菩薩於穢土行菩薩道的處境寫照，菩薩要常常以勇猛、慈悲、智慧行安忍，才能「不壞內心」，才能恆處生死而不疲厭。
5. 卷18喜目夜神入大速疾普喜幢無垢解脫門，於其身上一一毛孔，出無量種變化身雲；隨其所應，以妙言音而為說忍辱法，清楚描述了修忍辱行應有的反應與態度是：「其心泰然，無有忿恚」，「不動不亂，於一切行不卑不高，於諸眾生不起我慢」，而面對的方法是：「安受諦思」，「於諸法性審諦觀察」。在行忍辱波羅蜜之後，因為菩薩所發菩提心的勇猛宏大，因而菩薩在「心無盡故，智亦無盡」的情況下，在忍受了「割截捶楚、訶罵輕辱」之後，依舊能繼續「普斷一切眾生煩惱」¹³⁴。具如此勇健心與勇猛行者，乃所謂真正的大士，摩訶薩埵。

132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44c11-19。

133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802c26-29。

134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43c4-9。

(三) 勇猛與精進波羅蜜多

精進波羅蜜多是六度中，與勇猛特質最有直接關聯的一度，因為勇猛、毘梨耶、精進的字義接近到幾乎為同義字，因此勇猛與精進常常連用而為複合詞，相互補充強調，有關勤、勇猛、毘梨耶、精進的密切關聯，本節前面已有論述，此從略，不再贅述。然而「勇猛」與六波羅蜜的關係，從窺基《瑜伽師地論略纂》對《瑜伽師地論》卷 47〈菩薩相品〉¹³⁵ 之注釋，可看到清楚的論述。《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2：

論頌真實諸菩薩五種相應知下：長行解謂哀愍等五，此五體相者，如下法攝六波羅蜜為之。哀愍，以定為體。……三者、勇猛，精進、忍、慧三攝。據實但是精進，以由慧發，安受長時苦忍故，所以兼論。……此五種皆由依行六度成熟，此五種入菩薩相也。¹³⁶

據此，「勇猛」攝精進、忍、慧三波羅蜜，可說是五真實菩薩相中，含攝最多項波羅蜜的一種真實菩薩相。而窺基《瑜伽師地論略纂》的注釋中也明白道出精進與勇猛的直接關聯：「據實但是精進」。但也指明般若波羅蜜乃勇猛真實菩薩相之所依，勇猛來自智慧，所謂「以由慧發」。此外，「安受長時苦忍故」也點出了忍辱波羅蜜對勇猛真實菩薩相的重要性。

(四) 勇猛與持戒波羅蜜多

¹³⁵ 《瑜伽師地論》，CBETA, T30, no. 1579, p. 549b20-c3。

¹³⁶ 《瑜伽師地論略纂》，CBETA, T43, no. 1829, p. 157b27-c13。

以下列舉三例以說明持戒的勇猛心，與戒本身的勇猛堅毅性：

1. 依據卷7所述，善財於大光網中悉見海幢比丘往昔所修一切菩薩三世所行波羅蜜，其中與勇猛相關之持戒波羅蜜多內容如下：「往昔所修一切菩薩三世所持尸波羅蜜，從初發心盡未來劫誓捨身命，不起一念毀犯之心。」¹³⁷ 此段經文充分顯示了持戒的勇猛心與決心。
2. 卷18講述喜目夜神入大速疾普喜幢無垢解脫門，於其身上一一毛孔，現彼夜神，從初發心所集功德。其中與勇猛行戒相關之經文為：「行戒波羅蜜，棄捨王位、富貴自在、宮殿眷屬，以增勝心，出家學道。」¹³⁸ 此段經文也同樣顯示了爲了行戒而勇敢「棄捨王位、富貴自在、宮殿眷屬」以出家行戒。
3. 卷17中，大天神稱讚戒波羅蜜而說偈曰：

戒珠不假刀兵護，戒為伏藏無所侵，
戒為勇伴導前行，戒為出世莊嚴具。¹³⁹

此偈頌前一段所顯示持戒與勇猛的關係，在於持戒清淨可獲得臨終的「身心歡樂無憂畏」，也就是面對死亡的勇猛心。後一段偈頌所述，指出戒的本身便是具勇健堅固的伏藏，不需刀兵護，持淨戒者因有戒爲伴爲導，故可勇往前行。

(五) 勇猛與禪波羅蜜多

雖然六度是菩薩用來修行以度化眾生的法門，然六度之中，

137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692a17-19。

138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44c11-13。

139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37b14-15。

有些是較直接與眾生接觸的法門，例如布施；有些是較重於先自我修持以增長度化眾生之能力，例如禪定。由修禪以生智，有智為導，其他諸行便不會偏離正道。然而大乘菩薩道以慈悲濟眾為前提，成佛也必須在眾生之中方可修得圓滿佛果。或因此故，如前所述，各部派所立之六波羅蜜多，有些便不立禪波羅蜜多，而迦濕彌羅論師，所立的四波羅蜜多中，也不立禪波羅蜜多。這種情形在吳康僧會（西元 251 年）所譯的《六度集經》中也約略可以看出，《六度集經》所集菩薩大行之故事合共九十一事，其中禪度無極雖有九事，然如印順法師之研究所言，禪度的體例，與其他五度不同，真正屬於釋迦「本生」的禪度無極，僅有〈那賴梵志本生〉。可見菩薩道是不重禪定，但重悲行的。¹⁴⁰ 也就是講究直接利益眾生之菩薩行，而勇猛是行菩薩行所需之動力能量，或因此故，四十卷本中論述到勇猛與禪波羅蜜多的例子不多。

禪修本身與勇猛的關聯，在卷 18 中有如下的一段內容，其中提及修第二禪時，智力勇猛：

善男子！我如是知一切如來時，於菩薩寂靜禪定樂普遊步勇猛解脫門，……大悲救護一切眾生，一心不動，修習初禪；息諸意業，攝諸眾生，智力勇猛，喜心悅懌，修第二禪。¹⁴¹

所謂「息諸意業，攝諸眾生，智力勇猛，喜心悅懌，修第二禪」，根據華嚴四祖澄觀《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7 的注釋：

二、息諸意業下，明第二禪。此句即滅覺觀，是所離

140 釋印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頁 560、561。

141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42a26-b4。

障。覺觀麤動，發生三識，亂於二禪，如淨水波動則無所見故。初禪能治，為此所治，則病盡藥亡。二、攝諸眾生，智力勇猛，此是內淨，即修行對治支。小乘內淨，但是信心，能淨心相，定等內流。大乘內淨，總攬三禪三支以成，謂捨、念、正知。以此三法，尚為喜覆，力用未勝，但能離外尋與伺故，合為內淨。今攝諸眾生，即是於念念眾生故；智力勇猛，即同正知；捨相未顯，含在二中，故合為一支。¹⁴²

經文的第二句「攝諸眾生，智力勇猛」是指第二禪的「內淨」禪支，以此修行可以對治初禪的「尋（覺）與伺（觀）」禪支（也即是經文第一句的「息諸意業」）。小乘禪法的「內淨」，只是信心，能清淨心相，從內在產生安定心。大乘禪法的「內淨」，則總含第三禪的「捨、念、正知」三個禪支所成。但是，此三個禪支，仍然被第二禪的「喜」禪支所覆蓋，力量與功用未勝，但能夠遠離向外追尋的「尋（覺）與伺（觀）」禪支，合稱「內淨」。今此經文所說「攝諸眾生」，即是於念念眾生（「念」禪支）故；「智力勇猛」即同「正知」禪支；經文中沒有明顯說「捨」禪支，因為包含在「念、正知」二個禪支中，所以合為第二禪的「內淨」一個禪支。華嚴宗順著經文的「攝諸眾生」而詮釋為「於念念眾生」（攝諸眾生）的「念」禪支；順著經文的「智力勇猛」而詮釋為「正知」禪支，因為「智」與「知」是同性質之故。而且，從中文語詞分析來看，「智」與「知」是同一部首與語源，或從梵文來看，「智」與「知」

142 《華嚴經行願品疏》CBETA, X5, no. 227, p. 142a6-16 // Z 1:7, p. 329c6-16 // R7, p. 658a6-16。

143 上述之詮釋為釋惠敏教授所提供，並請參見釋惠敏、釋竇因編譯，《梵語初階》（臺北：法鼓文化，1996），頁219。

也是同一語根 *jñā*。¹⁴³

上述經文所言：「智力勇猛，此是內淨」，筆者以為，應指藉由自心所具捨、念、正知的勇猛智力，而淨心相，定等內流，此即所謂的「內淨」，即內心的清淨自信。換言之，內心清淨的獲得，是基於勇健豐沛的正知智慧。

（六）勇猛與般若波羅蜜多

五度如盲，般若為導，般若為諸佛之母，諸佛皆由般若生，因此般若應為六度之首。然依據上面曾經論述過的《菩薩本行經》卷1之經文，可知欲得六度無極，必須靠精進而得成辦，而精進即指勇猛精進，亦即具勇猛心，有活力、勇敢。因此，般若與精進似乎是行六度無極的根本要素，而且是不可或缺的。那麼般若與精進間的關聯性便非常值得探討，以下茲舉數例以探討之。

1. 依據卷2，從如來所入師子嘔申三昧中，室羅筏城逝多林給孤獨園出現了不思議的如來境界，於是十方菩薩都來此娑婆世界毘盧遮那如來所，各菩薩悉以神力現彼佛過去所行諸波羅蜜：「亦現彼佛過去所求般若波羅蜜，一切如來所轉法輪，所成就法，發勇猛心一切皆捨本事影像相應行海。」¹⁴⁴ 依據上述經文，為求般若波羅蜜，必先發勇猛心一切皆捨，意指先發勇猛心是求般若波羅蜜的先決條件，因為若不發勇猛心，則無法一切皆捨，若不一切皆捨，就無法得般若波羅蜜，一切如來所轉法輪，及所成就法。
2. 依卷7所述，善財於大光網中悉見海幢比丘往昔所修一切菩薩三世所行波羅蜜，其中與般若及精進有關之經文顯示，為成就

144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665b22-25。

一切眾生，而求開發一切智，勤求佛法，以得究竟圓滿智慧。而為勤求佛法，勤求如來一句正法，可遍捨一切內外所有，於身、命、財，心無吝惜。所謂「遍捨一切內外所有，於身、命、財，心無吝惜。」¹⁴⁵ 便是為求一切智所起之勇猛心，若不起勇猛心，則無法遍捨一切內外所有，在遍捨一切內外所有後，才可能獲得究竟圓滿智慧。因此般若與精進，勇猛與究竟圓滿智，可說是互為表裡，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3. 從卷18喜目夜神於其身上——毛孔，出無量種變化身雲說法中，所得般若與勇猛之相關經文¹⁴⁶ 顯示，首先要精勤不懈，以受持一切諸佛法輪，接著是「示金剛智」，以「壞邪見山」，而後「昇慧日輪，破諸癡暗」，最後才能「成一切智」。其中的勇猛心與行在於：「精勤不懈」、「枯竭一切眾生疑海」、「示金剛智」、「壞邪見山」、「破諸癡暗」，若審思上述之勇猛心與行，則除了「精勤不懈」較純屬勇猛外，其餘可說都是由勇猛與智慧相融相攝所成。若徒有勇猛的心力與體力，而沒有成就一切善行的正知見，一切智，勇猛則無所依，也無施展之目標與著力點，甚至可能變成邪精進。

六、結論

本文主要依據《華嚴經》四十卷本中具「勇猛」一詞，以及與「勇猛」類似之語詞的經文，分析歸納「勇猛」一詞的意含為：勇敢、強健、堅毅、剛決堅固、無所怯劣、有大勢力、不退、無

145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692a14-c4。

146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744a7-14。

畏、自在、精進。菩薩勇猛心行的特性是勤、精進、勇健、不疲憊，而要不疲憊地持續菩薩行，是需要勇猛與菩薩的其他特質如：慈悲、智慧、願力等相互配合，才能相輔相成而精進勇猛利樂眾生。

本文從幾段梵漢經文的對譯比較下，對「勇猛精進」之意含與翻譯，有以下之看法：一般認為，漢譯佛典中之「精進」，所對譯之梵文為 *vīrya*。然而 *vīrya* 所具剛強雄壯、勇氣、膽量、力量等強調英雄行為的勇敢與強健之意含，並不見於漢譯「精進」或「精勤」之中。菩薩行其實就是英雄行，需要強健勇猛的心與力外，還需要有久處生死無疲厭的精勤、精進。故漢譯佛典中常使用「精進勇猛」之詞句以描述菩薩行，藉此便涵蓋了梵文 *vīrya* 勇氣、強壯、英雄行為之原意，與漢譯佛典中對「精進」或「精勤」一詞，所表示努力修學善法，以斷惡修善的意含。

文殊、普賢二大菩薩對善財的教導中，最精闢且一語道破修行佛道之根本要義處，筆者以為是文殊所言「若無眾生，一切菩薩不成正覺」之經句，而在普賢十大行願中的第九大願，恆順眾生的法義中，也有同樣的精闢之語：「菩提屬於眾生，若無眾生，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¹⁴⁷ 有了這項正知見，所有利樂眾生的勇猛心行應可依此而產生。

菩薩因不忍眾生苦，而發菩提心，勇猛趣求一切智，如同藏文“*byang chub sems dpah*”的意含，不論是指「追求菩提的勇敢心志」或「追求菩提的勇士」，菩薩都必須具備「勇敢」、「勇猛」的要素。¹⁴⁸ 在勇猛發菩提心之後，更要勇猛精進不厭生死行菩薩道，從以上之分析，可總結勇猛是菩薩行必備的特質與條件。

147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p. 846a21-22。

148 上述意見為胡進杉先生所提供。

引用文獻

佛教藏經或原典文獻

本文佛典引用主要是採用「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簡稱CBETA)的電子佛典集成2010版光碟。

- 《菩薩本行經》。CBETA, T3, no. 155。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79。
《大方廣佛華嚴經》。CBETA, T10, no. 293。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CBETA, T27, no. 1545。
《瑜伽師地論》。CBETA, T30, no. 1579。
《大乘莊嚴經論》。CBETA, T31, no. 1604。
《入大乘論》。CBETA, T32, no. 1634。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CBETA, T35, no. 1735。
《瑜伽師地論略纂》。CBETA, T43, no. 1829。
《三聖圓融觀門》。CBETA, T45, no. 1882。
《文殊指南圖讚》。CBETA, T45, no. 1891。
《華嚴經綸貫》。CBETA, X3, no. 220 // Z 1:4 // R4。
《華嚴經行願品疏》。CBETA, X5, no. 227 // Z 1:7 // R7。

Mahāyānasūtrālamkāra, Exposé de la Doctrine du Grand Véhicule selon le Systeme Yogacara. Tome I. Edited by Sylvain Levi. Paris: Libraire Honoré Champion, Éditeur. 1907.

中日文專書、論文或網路資源等

- 石井教道(1979)。《華嚴經教學成立史》。京都：平樂寺。
張文玲(2008)。〈中亞西半部七世紀前後佛教藝術風貌〉。《法鼓佛教學報》3。頁 107-109。

- 張文玲 (2012)。《黃金草原——古代歐亞草原文化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鈴木大拙編 (1949)。《梵文華嚴經〈入法界品〉》。日本：世界聖典刊行協會。
- 釋印順 (1989)。《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臺北：正聞出版社。
- 釋惠敏、釋齋因編譯 (1996)。《梵語初階》。臺北：法鼓文化。

西文專書、論文或網路資源等

- Galanina, Ljudmila. 1997. "Pferdebogner, ihre Götter und Rituale." In *Zwei Geschichte der Eremitage—Die Skythen und ihr Gold*, Band I, die großen Sammlungen VI. Bonn: Kunst- und Ausstellungshall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 Liebert, Gosta. 1986. *Iconographic Dictionary of the Indian Religions*. Delhi: Sri satguru pulications.
- Monier-Williams. 1987.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 Delhi: Lakshmi Printing Works.
- Vaidya, P. L. 1960. *Gaṇḍavyūhasūtra*, Bihar: The Mithila Institute of Post-graduate Studies and Research in Sanskrit Learning.

The Vigorous Practice of the Bodhisattva in the Forty-Fascicle *Huayan Jing* with Reference to the Chapter on the “Other-worldly” in the Eighty-Fascicle *Huayan Jing*

Wen-ling Chang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lication of the concept “vigor” 勇猛 and concludes that the term implies, brave, strong, perseverant, resolute and steadfast, fearless, endowed with great strength, non-retrogressing, dauntless, unconstrained ability, and zealous. After comparing the extant Sanskrit *Gaṇḍavyūhasūtra* found in Nepal and edited by Vaidya with the Chinese *Huayan Jing* of various translations, we conclude that:

1. The passages found in the Forty-Fascicle *Huayan Jing* containing the description of the inner and outer virtues of the Lord of Nectar show a combination of the Buddhist idea of the Wheel-turning Monarch and the Chinese idea of a benevolent emperor. These passages were not found in either the Sanskrit version or the other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Huayan Jing*.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original Sanskrit version on which the Forty-Fascicle translated by Prajña is based is a different text from the extant Vaidya edition.
2. The terms “zealousness” 精進 and “vigor” 勇猛 in the text were often used as a compound “valor-effort” 精進勇猛. The frequent use of this compound in the *Huayan Jing* suggests the translator took both Sanskrit and Chines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anskrit word “vīrya” (which means “vigor” 勇猛) literally means brevity,

strength, and heroic deeds (which means “vigor” 勇猛).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criptures, the term “zealous” 精進 often signifies “exerting oneself zealously in cultivating wholesome qualities.” Thus, the compound “vigor-zealousness” 勇猛精進 is used as a complete expression for demonstrating the highest vigorous mind in zealously learning and cultivating the Bodhisattva practice.

Keywords:

vigor; zealousness; Gaṇḍavyūhasūtra; vīrya